那个锚定我们人生的

刘 东

四年前，我回到浙大任教，最感到不顺心的，或者最感到茫然失措的，就是我才前脚刚走过来，老友李曙白后脚也就要走了；而且，还正是在我宴请他的饭桌上，他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不得不提前离席了。此后，很快就听到了他动手术的消息，而他的病情似乎也一度稳定下来了，我又赶忙请他再吃了一餐饭，并且在临别时恋恋不舍地说，你好歹总要让我多请你几次呀……然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的生命旅程，可说是各有各的偶然性。他原本学的是化学工程系，据说可以当个厂长的，我原本报考的是声乐演唱系，一心想当个歌唱家。可是，他却因为写诗的才能，毕业后被浙大留了下来，好像就是为了编辑校刊。遂在当时的玉泉校区里，他也就有了“浙大的李白”的美誉。我则是因为，作为艺术类考生也要加试文化课，没想到得到的分数太高了，被南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录取了，而且强行安插在了哲学系。

正是在这种无厘头的、被希腊人称作可怕“命运”的捉弄下，我后来又糊里糊涂地，在毕业后第一次来到了浙大。于是也就让这两个无根的浮萍，又偶然地在玉泉校区里，忘了是出于什么机缘而相遇了，并且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按说，我们两人的性格是很不相同的，一个偏向于狂，一个偏向于狷，可我们不光是凑到了一起聊天，交换对于文章的判断或心得，或者交换家里的各样食物，还会一起骑车到校外，去欣赏一个应季的菊花展览，或者观看一部新近上映的电影。

话说回来，这个样子的萍水相逢，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干什么都是在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在身不由己的安排中，在造化弄人的无奈中，我们打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总还另有一种笃定的东西，那样的一股子精气神，就使我们如板桥在诗中所讲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对于李曙白而言，那样的一股子精气神，来自他们父子两代的接续吟诵。这种“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非常复杂的，年轻人既从父亲那里遗传了爱好，否则在自己的这辈子中，就缺乏活着的兴味或劲头；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免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仿佛是一种模仿不来的榜样，或者一位摆脱不掉的对手，并且这种心照不宣的代际较劲，也注定会是终此一生的。不管怎么说，对于李曙白来讲，这种终生不渝的内在紧张就构成了他作为诗人的基本素质。

至于我本人，则是早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在琢磨“人生理想”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竟要我们每次在命题作文时，都必须写上为它奋斗终生？于是，我朦朦胧胧地有一种志向，就是长大了要把哲人们的书，从头到尾都把它看个明白。当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置身在文化荒漠中，还不敢奢望自己到后来，居然有幸读了这么多书，无论是古是今、是中是外。——不过，即使是心中这默默的一念，就像王蒙玩笑式的“欲读书结”，也构成了我日后成为哲人的基本素质。

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坚持，才有可能锚定我们自己的人生，它向着身下伸出了一只铁手，牢牢地、死命地抓紧了地面，以致无论水面上多么喧嚣热闹，时而是急速旋转的涡流，时而是退潮时分的寂寞，时而又是呼啸卷来的海啸，都不可能动摇我们内在的根基，迫使我们须臾离开喜爱的东西，不再从智慧方面去追求成长。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结，等我上次为了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而快速浏览了一下李曙白的诗集，才会被他后来发生的那种巨变，完全是吓了一跳、简直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此时在李曙白的笔下，已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晚期风格，完全不再有当初《杏花·春雨·江南》的影子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意想不到的奇气，或一股由于浸染着校园的文化氛围而发出的坚韧不拔的阳刚之气，那当然是他的父亲、老诗人沙白写不出来的。

我曾写过一本《前期与后期》，既在其中回顾了柏拉图的晚期、海德格尔的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晚期，也在其中回顾了贝多芬的晚期、吴昌硕的晚期、齐白石的晚期；而与此同时，我还回顾了阿多尔诺对于晚期风格的论述，和萨义德对于晚期风格的论述。

在我看来，在生命本身的“读秒”声中，那种风格就是要摆出一种只争朝夕的、“浑不吝”的架势：

“我们对于这一点越是自觉，激发的创造状态就越是警觉；否则的话，一旦再把这段时间给白白地耗掉，那么，以前所有的‘寒窗之苦’就统统白吃了，甚至整个的生命也都无异于‘白活’了。——无论如何，晚期写作之所以重要，是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写出来，那么将来再说你有过什么思想，人家也只能姑妄听之了，换言之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刘东：《前期与后期：困境中的生命意识》）

正因为这样，我几乎是带着一种职业的敏感，一下子就从李曙白的晚近诗作中，辨识出了老杜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的东西，或者更干脆地说，是我在前文讲的那种“浑不吝”的风格。——比如我上次就朗诵过的这一首：

那时候 一群人步入大厅
不是因为服饰和世袭的爵位
那时候手指天空不是罪过
而俯伏在地同样受到尊重
那时候的河床从不干涸
舀一瓢水 有一千条河流可供选择
那时候论辩 像在小商品市场
讨价还价一样理所当然
那时候只臣服于真理
那时候用智慧与坦诚填充时光的空白
那时候——我愿意用余生交换那时候的
五分钟 甚至更短
为了在那条宽阔的台阶上
坐一小会儿 然后 永远缄默
（李曙白：《雅典学院》）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这首诗，此刻就尤其让我感到痛心，因为他所畅想的那种场面，恰正是我此番又返回浙大，要以平生所学去开创的事业。而居然这么可惜，他都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由此又念及人生的偶然性了。无论沿着什么理由去揣想，他都不应当走得那么早呀，竟还大大地走到了我的前头。他的心境是那么恬静淡然，他的生活是那么简朴无华，他的态度是那样与世无争。正因此，他这么早就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总是那么注意打球锻炼，而把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更不要说，他生活在山明水秀、如此宜居的杭州，而不像我在这几十年来，都居住在飞沙走石、雾霾深重的所在；更不要说，他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药的夫人，按说可以得到更多的医疗照顾；更不要说，他那位诗人父亲至今都还健在，所以他原本应当有很好的长寿基因……

人生竟是这等的残酷、这等的无常、这等的没有理讲！当然，又正是在这种叹惋不已、追悔不及的心情下，我又在上次那个纪念会上说过：

而在神伤之余，我也只有默默地念叨着，等到下月开了学以后，一定要让中西书院的同事们，全都认真地读读他这首诗，把它当成我们为之努力的和想要坚持的。

——甚至都可以说，哪怕只是为了呵护他的这首诗，或者匹配上他的这首诗，我也一定要坚守住这个学苑，这个珍贵而脆弱的园地。

为了落实上边这段话，在那个将要开展“中西会饮”的小房间中，我们特别张贴了李曙白的这首诗，而且与此诗相得益彰、交相生辉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幅同名绘画的复制品。

甚至于，我还请唐晓渡就用毛笔和宣纸，恭恭敬敬地抄下了这首诗，并且很精致地装裱到了镜框里。而借这个机会，我要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曙白的夫人李影女士，让她回去挂到自己的家里，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荣誉性的纪念。大家想必比我都更清楚，我当年的大学同学唐晓渡先生，眼下作为国内的著名评论家，在诗歌界有着公认的广泛影响。由此我想，这件礼物就不仅是一首诗了，也不单纯是一幅字了，而更意味着诗歌界对于李曙白毕生成就的一种认可。

我希望今后挂到了墙上的字，可以有助于抚慰李影女士。——更不用说，也希望这样的一件礼物，能够聊表我内心的这份哀痛，哪怕只是这片哀思的百分之一、万分之一！

李曙白诗二首

父亲读我的诗集

斜靠在那张旧藤椅上
这是父亲习惯的姿势
在我的记忆中他以这个姿势
读了大半辈子的书
读王维和艾青
读普希金和朗费罗

现在 父亲读我的诗集
他读得很仔细
一页一页地翻过
偶尔停下来 抬一抬手
好像要把什么东西赶走
老花眼镜的镜片后面
一双目光像灼烫的火钳

我悄悄地离开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走进医院因为害怕打针
又悄悄带着病历逃走的孩子
我已经69岁了
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
该如何与父亲相处

我把父亲和我的诗集
留在屋内 留在他的藤椅上
留在从落地玻璃窗
斜照下来的薄薄的光芒中

茶

谁将这一杯茶放在
一张旧木桌上
这是一次偶然的遗忘？
抑或是刻意
留给后来人破解的命题？
这只是一杯剩茶
甘苦香涩
离开的那个人都已经品尝过了
因此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
他都不会回来
都不会重新将茶杯端起
茶色清淡残存的茶叶
在杯底匍匐
很安静很安静地
像是认命也像是享受

（选自《李曙白集》）

心香一瓣

夜舞

王工一

哈哈哈，王帅哥的T恤，又绞出水啦……这位来自临近黄果树瀑布憨厚的布依族壮汉，时常在航坞山下边歌边舞，大汗淋漓。

不止一年了，他们自发组织，自掏腰包，筹集了音响、话筒、灯光、荧光棒垫台等设备，只要不下雨，DJ风格的音乐旋律，就会在傍晚到九点前如约响起。伴随着大伙的伴唱、开心的尖叫，呼应一波接着一波，就像舞池中央的弹簧舞台，你踩，它必弹！

这里，是因“沥瓜滴蜜”得名的瓜沥，是一片悠久春秋、奔竞不息的胜地。曾经是越国的“杭坞军港”，战旗猎猎；往昔钱塘江从南大亹入海，北海塘南河湫里的船到这儿就“放下纤绳”，转运外江大船。

劲舞，运动量超大，好比酒水里的高度白酒，是最为火辣、带劲、热烈的代言人，也好比笑容带酒窝、倍受人爱、自发而来的爱好者，展现了多彩的自我。

看，好看的舞蹈会说话。《朋友的酒》在小杨的舞姿里，旋律仿佛是老友间无尽的叙说，不是一仰脖子喝干那杯酒，就不算够感情。她，舞出了一展抒情的自我。

看，来自邻居柯桥安昌那位苗条高挑的美女，婀娜灵动，举手投足间，是江南女性那秀气灵动的自我。

看，身材不高却很火辣的“笑容妹子”，乐感似乎与生俱来，不论哪种风格的劲舞，舞出的韵味熨帖而活泼。舞说，那是欢欣快乐的自我。

看，边跳边唱特给力的半披肩美女，舞姿里还蕴含些霸气，让人联想事业上也挺尽力的吧，最喜欢领舞《走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的歌声里，显影出酣畅淋漓的自我。

看，戴个牛仔草帽的小帅哥，站在高高的垫凳上，双手挥舞着荧光棒，像是乐队的指挥。随着《站台》《酒干倘卖无》等曲子的音乐流淌，羡慕啊，一个青春年华尽情挥洒的自我。

看，76岁的蒋老先生，也来跳上几段轻快的舞。让人感动的是，他经常在开舞前把百来平方米的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端的是老一辈人的思想，为人着想的自我。

看，在音控台边忙活的几位志愿者，有序推出不同节拍的舞曲，调节大伙的舞速，被人戏称网络游戏“带节奏”的大哥。场内的舞步，定格着他们无言的自我。

看，自由发挥的舞者，有风摆杨柳年过半百青春不老的，有蹦蹦嚓嚓哪吒般闪电迅捷的，有马尾发梢甩得比赤兔马还厉害、活力四射的，有围成一圈越舞越嗨的，有开车二十多分钟赶来的，有发烧友场场发烧的……似乎不起舞的日子是对生命的辜负，一如七彩长虹的自我。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低音炮”诱发了舞迷脚底发痒，引燃着舞迷“不如舞蹈”的情绪。什么是幸福感？这道多项选择题里面，少不了“展现……的自我”的选项。

岁月悠然

送大暑船

陈连清

送大暑船，我也是近几年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询问了相关人士，参加了一些活动，查阅了资料，觉得真有意思，有必要付诸笔端。

送大暑船是台州地区流传的一项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以椒江区葭沚街道最负盛名，2021年入选全国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的时间，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葭沚是确定在大暑日，无论晴雨。温岭一些地方是大暑前后的任意吉日。

大暑船不是真正的捕鱼用的船只，是仿早年的三桅帆船的模型船，长约10米，宽3米，重约1至2吨，船内设有神龛、香案等祭祀用品，还有猪、羊、鸡、鱼、粮、酒等食品和水缸、桌凳、被褥等生活用品，有的还配有水手、枪炮手、船长等角色的木偶，陈设儿童玩具奥特曼。船杆卧于船上，船体两侧为各种彩绘画面，书写“顺风”“吉祥”等字样。

这与我在石塘和坎门等渔区看到的大型工艺船的模样别无二致，只不过更大些，更光彩夺目。当地老人介绍，一年，大暑船飘浮在黑夜里邂逅海盗船，海盗喝令停船，大暑船我行我素，一俟天亮，海盗愤而跳上船来，但见五圣像怒目相视，吓得连忙跪下，请求饶恕。

这大暑船上要送走的是谁？我走在葭沚的街道上，眼睛里闪着疑惑。一村民告诉我是送五圣，就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相传他们含冤死后阴魂不散，常要作怪，皇帝便封他们为“五方行使者”，民间称为“五圣”。民众视“五圣”为凶神，既供奉之，又害怕之，欲将其送走。椒江就建有多座五圣庙，当地居民常去烧香跪拜，许愿还愿。

我又纳闷了，既然是瘟神，又为什么如此以礼相待？“哎，他们是司掌瘟疫的，我们必须要与其搞好关系，请他们吃好喝好，别降下灾害，这不就是驱除疫病，保佑平安了？”村民又似看出了我的心思。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曾专程驱车至椒江五圣庙看个究竟。从东山公园西南沿台阶拾级而上，五圣庙煌然屹立，“一庙一故事”讲述了五圣和送大暑船的来历。

在台州湾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当年有一艘船在海上飘泊，粮断了，风急浪高，危在旦夕。椒江葭沚一渔民驾船相遇，就送以他们粮食。施救者名叫五圣，在救了人后便离去了。这些被救的温岭沿海的渔民十分感激，事后专程来葭沚谢恩。慢慢地将五圣奉为神灵，祭拜供奉，并以此镇压疠瘴，驱赶贫穷。这个说法正好印证了为什么椒江和温岭两地沿海送大暑船的习俗最盛。

从葭沚街道的几位上年龄的人口中得知，这项活动已延续百年。老人蒋才法说：“我从孩提时起就看父亲造大暑船，我也已做了半个世纪，年年都造；文革时不让造，就偷偷摸摸造。”68岁的王冬富也说：“我从年轻时打下手做起，一直做到当老师头，也有二三十年了。”来自温岭的王凤仙已有70岁，她说从19岁开始每年都会赶来葭沚“送大暑船”，为家人祈求平安。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去年，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农历癸卯年六月初六(公历7月23日)，大暑。当日上午，五圣庙至文昌阁一带，沿路街旁店铺和巷道观者如织，大多是本地，也有路桥、温岭、温州和宁波等地慕名而来的。我挤在人群中，只听得穿节日盛装的一个名叫王雪芬的村民说，今天凌晨一早就起床了，像过年一样，心里非常激动。

下午1时，在资深长者的指挥下，船放在拖车上缓缓驶出，鼓乐队、舞蹈队、民乐队、抬阁、走高跷、闹湖船、花鼓队等排列演奏，沿路祈福的民众排在最后，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公里。行进中，船和轿会时不时停下来，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猎猎，舞龙舞狮。

船到码头，将五圣神像放入祭坛。选定的时辰一到，只见一艘机帆船“突突”响起，将大暑船拖起，向椒江海口驶去。出海口，海面浩然，机帆船上的船员将油泼到大暑船的帆上，点燃起火，由涨潮的潮水送往大海，让其随飘随沉。

这一活动是因节气生发的，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与海洋文化有机结合。我簇拥在人群中，似乎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礼。

艺境

油画《金奖》《山歌》 顾天龙
浙江省第十五届美展巡礼

洞见雨湖

李伟君

西湖的雨，宛如蓄满诗意的笔，于浩渺天地间肆意挥洒，绘就一幅雨雾交织、朦胧迷离的水墨丹青。在这丹青里，我缓缓向湖心靠近。

苏堤上，那一座座桥安然静卧。或似柔美温婉、娴雅恬静的女子，风姿绰约地连接着两岸的旖旎风光；或若英勇矫健、气宇轩昂的勇士，坚定不移地跨越着湖水的重重阻隔；或如和蔼慈祥、饱经沧桑的长者，默默承载着岁月的厚重记忆。

每一座桥，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巧妙地将西湖的景致分隔为两边。透过那桥洞，我依稀瞧见洞后面的风光，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可能是一片清幽静谧的竹林，在风雨中簌簌作响；也许是一座古朴典雅的亭台，在晨昏中静静守候；又或许是一位身姿婀娜的佳人，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由于无法窥得全貌，我对桥洞后的世界愈发好奇，它好似一个深邃难测、充满魅惑的谜题，强烈地驱使着我去勇敢探寻，去深沉思索。

我凝视着湖这边的景致，怀想着桥那边的情韵。这桥洞仿佛一道无形的界限，分隔出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对别样生活的渴望应该往何处安放？安然于当下的时光，努力眺望心中的远方，在桥洞的穿梭中去达成生命的成长。

柯金虫

林上军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课业负担显然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重，更没有培训班。很多人的童年，具有更多野味、色彩；至少于我，就有诸多值得回忆的野外乐趣。

柯金虫就是其中之一。

柯金虫，是夏季放学后的一大行动。所谓金虫，是当地村民一种叫法，书名叫金龟子。它的前翅坚硬如同龟壳，而且身上带有金属光泽，有的还特别鲜艳。

据说它是昆虫收藏家最喜欢收集的昆虫之一，并且还有很多人用它们来做饰物。这种虫，体长16~21mm，宽9~11mm，喜欢在田埂上钻一个洞，有时为了逃避追捕，它也会飞，虽然不能飞得很高、很远。

放学后，接近黄昏，我和小伙伴会拿着家里用过的玻璃瓶，来到附近的田地边，低着头，东张西望，捉起了金虫。

金虫爬动较慢，它或许不清楚我们要捉它，我们走近它时，它爬行的速度依然很慢。田埂上，有一个个小小的圆圆的洞，这是它们的窝，或者说巢。往往，我们第一遍扫过去，捉了一大瓶，第二遍再回过来，仍可以捉一大瓶。当然，瓶子最好有盖的，不盖住，虫子会拼命往外爬。

一旦有的瓶子没有盖头，我们就用青草扭成一小团，作为瓶塞。有时瓶不够装了，我们就把多余的几只捏在手里。于是手心就被虫的脚爪挠得痒痒，甚或有些痛感。它们想逃，但逃脱能力很弱。

金虫拿到家里，其他用场也派不上，就用来喂鸡。鸡看到我们放在地上的虫子，那小眼睛几乎放出光来，用啄子对准虫子，利索地把它们一只只吞进肚子里。

这虫子听说煮熟了可以变成美味佳肴，那鸡吃了营养肯定好，鸡蛋会多生几个。不知道，现在的田埂上是否还有这类虫子。那时候，每年有段时间，金虫总是爬满地埂，柯金虫，无意识间成为小时候认识昆虫的“研学”行为。

金龟子有昼伏夜出习性，有假死现象，趋光性不强，白天藏于土中，黄昏后出土活动至黎明。

金龟子是一种杂食性害虫，喜栖息果树上，食梨、桃、李、葡萄、苹果、柑橘，也祸害柳、樟、女贞等林木，对大豆、花生、甜菜、小麦、粟、薯类等农作物容易带来危害，所以，我们那时的行动，无意之中也是保护了庄稼。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50元 零售每份1.50元